

# 忆恩师吴良镛先生

## ——读《良镛求索》有感（上）

周岚



吴良镛与周岚

平生有幸，有机会跟随吴良镛先生学习多年，对吴先生的理解也随着岁月和自己的成长日益加深。但吴先生的许多事，尤其是早年的经历，通过《良镛求索》我才第一次知晓。一口气读完《良镛求索》，感慨良多。跟随吴先生学习时，讨论的多是专业问题，对吴先生的专业睿智以及对专业问题的哲学思考感受很深。《良镛求索》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奉献人生。在中国近百年艰难巨变中，吴良镛先生无论身处怎样的艰难环境，矢志不渝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现实问题。围绕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世界问题，吴良镛先生始终坚持用科学的精神、专业的态度，反复追问、不断求解……透过先生真情、自谦的文字，我对他从青年、中年、直至耄耋之年耕耘求索的一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倍增敬仰之情。

**先生的家国情怀。**吴先生在自己毕生的求学、治学、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与个人的理论探索、专业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百年的时代洪流中，他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奉献于国家，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情怀来推动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吴良镛先生接受“建国洪流”的时代召唤，紧急回国建设新中国，先后被聘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北京市计划委员会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秘书长等，参与了首都规划、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国庆十大工程项目……此后，在国家建设、首都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建设行业发展的一系列大事件中，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先生所述“回顾几十年来我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可以说都不能摆脱时代的深刻影响，是一个不断回应时代落在我们建筑学人身上的任务的过程”。吴良镛先生曾经说过，他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让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

“我虽然人生九十，但仍然不懈追求，追求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环境健康、人居宜居”。吴良镛先生的一生，就是以这样的家国情怀安身立命、行事为人、工作奉献。他身上经过岁月洗礼和沉淀的家国情怀，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也是给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先生的学术追求。**吴先生是新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带头人，是世界著名的建筑与城市理论家，是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在先生70余年的专业生涯中，其专业视野和境界不断拓宽，从建筑走向城市规划、走向区域、走向人居环境。他开创了古城有机更新的新途径，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被公认为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和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亚洲建筑师》称他为“人民建筑师”。吴先生起草国际建协《北京宪章》，主持开展《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著述《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中国人居史》，更是推动中国建筑、规划、园林乃至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作品。2012年吴良镛先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众望所归，是全行业的骄傲。思量荣誉背后的意义，正如其导师伊利尔·沙里宁早在60多年前给他的评价：他的工作中，有着一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标志“人类文化进步”，可以标志“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吴良镛先生一生都身体力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以求解之心面对问题，以诚朴之心记录专业实践，并以期望探索之心展望未来”。

**先生的开放思维。**我跟随吴先生做博士研究的时候，他已年近八十，但他的思维完全不像一位老人，从不固步自封，总是不断学习，保持思想的开放鲜活。我脑中最近最忘不掉的印象是“吴先生斜挎布袋、手拖行李车（布袋和行李车中都是资料）、精神抖擞来到研究所”，和我们讨论交流，一忙就是一整天。我常常纳闷为什

么八十老翁精力旺盛、思想敏锐，甚至超过我们？慢慢地我明白了：先生一生历经磨难，倍加珍惜难得的学术黄金时代。年轻人般的求知欲、海纳百川的知识结构，加上世纪老人的睿智，造就了吴先生哲人的思考，远远超越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在201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匠人营国——吴良镛·清华大学人居科学研究所”圆桌座谈会上，我说“吴先生不是匠人，而是哲人”。我体会吴先生的思想精髓就像国粹中医，只要药方对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用有效，那就广泛搜集采纳，然后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和融会贯通，调制或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跟随先生多年学习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先生一直倡导和秉持“复杂问题，有限求解”的智慧。吴先生主张学术研究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借鉴理论—找出多个基本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基本工作纲要—形成最终纲领”的路径，综合运用一切可用知识，搭建学术发展共同的平台，促进“科学共同体”的成长，一起探索、共同解决现实问题。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复杂多变，单维的思考，甚至简单的跨界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更加自觉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指导实践，化错综复杂系统为有限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中的有效求解途径。这样的复杂系统观和有效求解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不仅使我的学习和研究获益，更帮助我处理复杂的行政问题。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大家小说

## 周梅森：书写“中国制造”的波澜壮阔

继《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后，著名作家周梅森又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力作长篇小说《大博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一次，周梅森聚焦时代浪潮下的中国工业制造，围绕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展开，讲述了孙和平等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勇于拼搏亮剑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创意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对周梅森来说，那是令人难忘的时期，改革开放加速，资本市场雄起。在深入企业采访、体验生活后，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十多年后变成了这部《大博弈》。

周梅森表示：“《大博弈》有别于《人民的名义》，也有别于《人民的财产》，它

直面中国制造这20多年来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中国制造几十年来的崛起震惊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这个不能不正视。很多人讲，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写农民、写工人没人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础，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有义务为他们做些东西，这些年这类作品太少了，我就是要做个这样的尝试。”

这是一个关于企业家和制造业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在周梅森看来，《大博弈》整个故事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一个人的心有多大，就决定了他能做多大的事业，就像《大博弈》中的这些主人公们。“我想这个作品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的艺术形式。”他说。（谢颖）

## 李心峰：为世界艺术理论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对文化文艺、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要求，提供了遵循。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三足鼎立，是艺术学三大支柱学科。深圳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家李心峰30多年来一直进行艺术学知识体系建构与学术探讨。近日，由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出版。本书从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择取37个备受关注

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主题”（包括核心概念、重要论题、基本学科）进行集中探讨，通过对各“主题”理论内涵发展演变脉络的史学回顾与梳理，凸显20世纪艺术理论的学术焦点与研究价值，系统呈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学术成果的发生、发展全景，对我国艺术学基础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李心峰表示，艺术学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我们应积极思考和研究它的知识体系建设，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世界艺术理论作出中国学界应有的贡献。（郭海瑾）

## 星海

## “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

# “80后”冯骥才大树发华滋

本报记者 杨雪

由天津大学主办、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5日—6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5日的开幕式上，80岁的冯骥才先生首发两部新书《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十卷本）和《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随后一天半的研讨，近30位海内外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冯骥才先生的文学与文化人生，以及作家与城市、情怀与地域、责任与故土等意义深远的课题，为他的八十岁更添一份学术的深度与厚重。

时表示：“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围绕冯骥才与天津这一主题展开研讨，研讨的不仅仅是冯先生80个春天的个人生命历程，更是通过冯先生与天津的关系，探究作家与城市的相互影响，探究当代知识分子对家乡故土和家乡人民的责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 80岁有收获的充实 两部新书首发，“大树发华滋”

冯骥才先生出生在春天，他也一直生活在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春天里。研讨会开幕式上，他的两部新书《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和《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发布。这让他感到一种收获的充实。

由学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收入了他关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法籍文字，十卷逾260万字，完整记录了冯先生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和先行者丰富又艰辛的精神历程，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冯骥才先生表示，自己20多年最好的光阴都放在里面，“这部书留下的不是我个人，而是这一代人的足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先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

兼为作家与画家，冯骥才先生的创作方式与众不同，“有时文学的联想从图像开始，有时图像的联想从文学开始”，文学与绘画在他心底相互启发，彼此融合。



冯骥才在研讨会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30年来创作《俗世奇人》过程中保留的珍贵草稿、画稿，精心编校成《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为这部畅销1000多万册的当代文学经典增加了一个展现作者创作思路和瞬间灵感、兼具审美与收藏价值的好版本。

### 80岁有理解的温暖 “世上千般好，最美是天津”

开幕式上，冯骥才先生还收到了各式各样的八十岁“礼物”，令他倍感温暖。王蒙、韩美林、莫言、刘诗昆等近40位文艺界老友纷纷用视频送来“云祝福”。著名作家王蒙感叹自己这位老弟“创作像春花一样不断地开放，绘画像春天的风景一样不断地展现”。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欢迎他加入“80后”的队伍，还要拿着作品跟他比一比100岁的时候为中华民族作了多少贡献。朋友们都希望他在未来的岁月中，犹如一棵不落叶的常青树，奉献出更多作品，缔造人生更多的“春天”。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话剧《俗世奇人》，专门带来了剧中“白四爷说小说”的精彩片段。北洋合唱团还特地原创两首歌曲《大树无言》和《春天的颜

色》，作为天津大学给冯骥才先生的八秩寿礼。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研部全体师生呈上了一副春联对联，上联“天河箕斗灿，星呈云上，明昭四事大业共青史”，下联“津地才人高，双管日下，更唤八十人生发华滋”，横批“春光付秋时”，祝福恩师“80后”的人生，大树新枝，更发华滋。

充实来自收获，温暖来自理解与支持。冯骥才先生动情地说，他从出生到现在，80年来基本上全在天津，所有为天津写的文、做的事，都出于对这座生养他的城市的热爱。他展示出一张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播文堂收藏的木活字拼版印制的藏书票，借上面写的《沽上歌》吐露心声：“生我养我地，未了不了情。世上千般好，最美是天津。”

### 80岁有学术的厚重 海内外学者共论冯骥才与天津

5日下午和6日全天，近30名学者从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两方面对“冯骥才与天津”这个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来自俄罗斯、英国、越南、埃及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国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单筒望远镜》等冯骥才先生近年来描写天津历史的文学新作，认为他的新作得益于他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是对中西文化关系、民族心理重新思考的结晶，他用作品向中外读者打开了一扇相互交流、促进理解的文学之窗。

冯骥才先生说他，他没有80岁的年龄感，但有时间的紧迫感，“我今天中午没睡觉，就是被一个话题触动，想要写一本叫《非遗学原理》的小册子”。80岁以后的时间，他一方面要用于非遗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留给文学，因为文学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原本就是以作家的立场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曾用文学的批评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之后形成的文化视角，又促使他通过《俗世奇人》等作品自觉地书写天津的文化个性。然而就像华洋杂处的旧时天津，一半是老城，一半是租界，冯骥才先生其实也有两套笔墨。他说，写老城生活的这套笔墨已形成独特的审美和语感，“但我的文学还欠着我另一半生活，那就是跟我自己和我所经历的时代相关的生活。我要把我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生命运、对世界的看法、独特的感受和审美，用另一套笔墨写出来。”

## 刘照剑：关注文字流变

最近，关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中的“是”字，究竟是“是”还是“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专家指出，这也许是文化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文字流变现象。

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照剑的《正俗匡谬——书法中的文字问题研究》，其中也从文字与书法的角度切入谈起文字的流变问题、对错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我们平时经常会为在书法作品中出现错字而困扰，也为评审时为一件好作品有错字而被淘汰出局而惋惜。但如果继续追问，我们的判断就一定是对的吗？有没有对判断的纠错机制？过去我们的做法是搬一大堆书法（书体）大字来查字。但字之对错，不止是静态的固定的对错标准，更是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与生发。所持标准也许可能不同，但运用时若没有历史观文化观，于是照样

出错后又不了了之。该书为我们解释了许多字在此为对，在彼为错、在此为正，在彼为俗的相关知识背景，让我们有能力分辨正误且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是这本书的重要性之一。

本书从书法与文字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关注古今文字，对古代碑刻、法书以及古籍善本等存在的文字问题，对隶变之后，文字孳乳演变导致字形裂变性发展，各种文字问题影响到当代书法创作领域，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文字现象等，进行源流演变考证和归纳梳理分析，旨在呼吁当下书法创作者重新认识文字学之于书法的重要性。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认为此书对古代碑刻、法书中的用字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当前书法创作中的用字现象进行了归纳分析，阐明字际关系，指明用字失误，说明致误根源，揭示了汉字学修养对于学习古代书法经典和开展书法创作的重要性。（杨雪）

## 张立辰：以笔墨之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月3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道在笔墨——张立辰艺术展”在京开幕。展览以“道在笔墨”为题，通过“文以明道”“画以体道”“谈艺论道”“立身行道”“授业弘道”五个部分，在系统梳理张立辰中国画创作、教学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立体呈现其独特而深厚的艺术旨趣，以及在中国笔墨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张立辰，1939年生于江苏沛县，当代中国大写意花鸟画代表画家之一。他的写意作品真力弥满、气象博大，又艳丽简净、别开一格，在传统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交融中开拓出一种审美新境。同时，他也是一位艺术教育大家，构建起一套符合中国画艺术规律和自身发展方向的系统且完整的中国画

教学体系。张立辰谈到其艺术之路时表示，初中时受李雪涛先生启发，开启自己的艺术探索；到浙江美院后，受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先生教诲，走进中国画的艺术大门；到中央美院后，很多领导、老先生给予指导和帮助和支持，使他能够比较单纯地静下心来创作。“从小我的父母亲就叮嘱我，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也是按照父母的教诲，尽我所能去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好好地传承下去。”张立辰说道。（张丽）

